# 《我与地坛》读后感1500字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寂夜思潮 更新时间：2025-02-11

*冥想中的精神跋涉 —— 读《我与地坛》有感人生如投逆旅，是一个不断经受苦难的过程，唯有超越世俗的真诚信仰，才是渺小的生命的福祉。摊开一本蓝底白花的史铁生精选集，不禁为史铁生的文字所叹服：它们忽而遥远，遥远得如同宇宙洪荒中的一粒尘沙；忽而亲近...*

冥想中的精神跋涉 —— 读《我与地坛》有感

人生如投逆旅，是一个不断经受苦难的过程，唯有超越世俗的真诚信仰，才是渺小的生命的福祉。

摊开一本蓝底白花的史铁生精选集，不禁为史铁生的文字所叹服：它们忽而遥远，遥远得如同宇宙洪荒中的一粒尘沙；忽而亲近，亲近得就像茶盏中飘散的缕缕清香。其中一篇散文《我与地坛》，尤其令我感触颇深。

正如作者自己所说，“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忽地残废了双腿”，是一次致命的打击，足以令人魂飞魄散。命定似的，他来到地坛，而地坛历经沧桑四百多年，也只为这一刻的相遇；命定似的，他要在这里痛苦地思索，艰难地开辟出一条救赎灵魂的路。他曾经一次次地问自己，“我为什么要活着？我要怎样活下去？”于是，这个时候，他总能感知到那荒芜却并不衰败的园子里，有群燕的高歌、有古殿檐头的风铃响、有爬满青苔的石阶、还有瓢虫在嬉闹。于是，他整日整夜地待在园子里。这样好几年，他告诉自己：死亡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，那为什么不试着活下去。于是，他开始写作，苦苦等待一个黎明。

我常常想，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，苦难的人们往往需要这样一个宁静的地方来安放灵魂。我曾把某一个地方视为乐土，身在其中，会猛地想起湮灭许久的往事，忆起许多故人的音容笑貌。就好像是一种溶剂，溶化了尘封 的 盖 子，如烟的温情就升腾出来了。如今，人们在单调、鼓噪、僵硬、刻板的人工建筑中踯躅，身体和灵魂也一道萎靡、羸弱、发霉、凋零；久久的蜗居，易使我们视野狭小、胸怀逼仄、肌力减弱、肺廓扁平。我们需要在烦琐的生活之外，找寻一个博大的存在来承载我们的身体和心灵，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广袤，让我们知道还有那么多奇花异草、珍禽猛兽在一已的生活之外，绵延不绝地繁衍着，让我们从此不惧生死，胸怀豁达，让我们爱好和平，痛恨战争，与万物和谐相处，与宇宙相迎。

支撑起他活下去的，是爱的信仰。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，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，母亲是怎样担忧着他却又不敢触碰他那受伤却又孤傲的心。史老先生在母亲逝去后，曾这样说：“在她猝然去世之后，我才有余暇设想，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时间，她是怎样心神不定与坐卧难宁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。”天底下的母亲可不都是如此，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是要加倍的。她情愿截瘫的是她自己。

那些势必与从前决裂的日子，定有支离破碎的阵痛和藕断丝连的游弋，更有母亲驻立良久的身影。多少年后，他终于明白，有过自己车辙的地方都有过母亲的脚印。在这个世上，唯一永恒的不是爱情而是亲情。无论身在何方，心里总住着一个家，唱着我们童年的歌谣，触动我们鼻头的酸楚。

陪伴他度过艰难岁月的，是不公的命运。对于史老先生来说，园子已与他融为一体，十五年来，他见证了园子纷繁反复地变化，也见证了园中无数的人和事。无论是那一对黄昏出现的老夫妇，还是东南角高墙下歌唱的小伙子、素朴优雅的女工程师、还是美丽而不幸的小姑娘。这些不同的人，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。是啊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永恒的存在，就命运而言，休论公道。

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苦难，存在本身也需要苦难，由谁去充任那苦难的角色则全在于命运，拯救苦难的灵魂则在于悟性。于是，不公的命运摆在面前，我们悟道：愚民举出了智者，懦夫衬照了英雄，众生度化了佛祖。

最终，史铁生懂得了：活着不是为了写作，而写作是为了活着。实如余华所言：“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。”人的一生可以说，每一步，每一步，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。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，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。

或许，生命真的是别无选择的偶然存在，人生是无数生命的循环往复，克服孤独与荒谬的唯一出路就是汇入人类精神的伟大旅途。比起身体的残疾，精神的残疾更加可怕，唯有对生命价值与生存意义的不断追问，才能建立起最真诚的信仰。史铁生做到了，交织着怀疑与信仰，从个体心灵的救赎通往人类精神的灿烂星空。纵使激情常被肉体的麻木疼痛和精神的忧郁掩埋，他的灵魂却升入一片澄明。正如张海迪在《心灵的篝火》中所说，物质是坚实的，如同大地，而精神则如同天空或宇宙，有限与无限都在其中，无穷无尽地开拓成为人类永生永世的寄托。西西弗斯整日推着一块大石头上山的神话，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哲学寓言，隐含着时间与空间的规则——周而复始，永无止境。

本文档由范文网【dddot.com】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dddot.com站内查找